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

臣吳國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五十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四

明

皇帝

統十二年春三月徙沙州衛之衆於山東

沙州衛都督訥格

永樂二年沙州酋長琨濟楞邁珠率衆來歸命置沙州衛處之尋以

琨濟楞掌衛事進秩都督同知訥格乃琨濟楞之長子襲父職為都督按訥格舊作喃哥琨濟楞舊作

因即來今並改後仿此

等兄弟乖爭部衆多攜貳甘肅總兵官

任禮欲乘其饑窘遷之內地會訥格亦來言請入居

甘肅禮遣使偕訥格撫諭其部衆而親帥兵隨其後

比至訥格之意中變其部下多欲奔衛拉特禮進兵

迫之收其全部入塞

凡一千二百餘人

帝命徙之山東

居其頭目

於東昌平山二衛分其部落
為三屯居清平博平二縣

自是沙州遂空已為罕

東

明衛後廢地在今安西府燉煌縣東南

所據初成祖置哈密沙州罕

東赤斤四衛於嘉峪關

在肅州西嘉峪山西麓明洪武初置有城外屏蔽

西陲及是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

多事

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

時勉以王振擅權不能諂事屢疏乞休至是始得命

朝臣及國子生出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鼓樂前導

觀者塞途商賈為罷市或遠送登舟俟舟發乃還無

不淚下

先是南京祭酒陳敬宗秩滿入都王振慕其名欲置之門下會應天巡撫周忱亦在京振

知其素與敬宗善令致意敬宗不可忱謂振曰陳公

強強未可以勢力致願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

來謝或可一致耳振乃以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

敬宗書之而返其禮終不住見以故在南太學十七

陳敬宗嘗聞官
心橫之時能以
仁自處濟然不
端其所守甚正
周忱以封疆大
吏人觀問廷何

至與中涓相比
附在已既以苟

合取容且復為

權璫畫策以陷

其友於不義

豈光明正大者

之所為乎說者

謂沈撫江南頗

多善政慮振陰

行掣肘故不得

不相結納以冀

竟厥施不知大

臣果公正自天

本無庸以疑其

相亦若托寄亦

以容身則生已

年不調後致仕歸
與時勉先後卒

夏六月奪英國公張輔田

太監喜寧

本降番

侵輔田宅輔不從寧弟勝帥閹奴毆

輔家人妻墮孕死輔訴之帝宥寧勝而戍閹奴於邊

已而寧族青縣

本宋清州明改青縣今縣屬天津府

知縣奏輔占民田

二十頃帝命以田還民而置輔不問輔實未嘗占也

時王振視勲戚如奴隸諸勲戚亦望塵頓首呼曰翁

父惟輔獨與抗禮振亦致敬於輔及是輔既衰老又

之大端已失雖
政績足稱又豈
能盡其終身之
哉

數為喜寧所侮亦屈節以避禍矣

秋八月甲申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宋新為福建左布政使

新為福建參政與都指揮僉事鄧安進表至京以萬
金饋王振又囑安具疏薦之遂遷布政使新抵任後
計所費命縣官驗戶歛錢民不堪命由是盜賊四起
以楊洪為總兵官鎮宣府

洪威望素著衛拉特使至托克托布哈額森皆致書

於洪弁遺之馬洪聞于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

戊辰十三年春二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子廟廷

三月復遣王驥征麓川蠻

思機發竄匿孟養屢遣使入貢謝罪朝廷亦屢敕招

諭許以不死然心疑畏終不敢出詔總兵官沐斌

斌字

輝晟之子昂卒代鎮討之未幾以糧盡瘴作引還王振以斌師

出無功必欲生致思機發犂其巢穴意乃慄於是復

命驥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官聚為早蠻將軍統兵十

周子鈔會一時
權宜濟急尚不
免流弊多端豈
可行之久遠明
初仍元鈔法猶
可云諸務未遑
至此則規模已
定自宜講求固
法以冀流通况
明知鈔貫之奸
格難行益當更
張樂政乃轉嚴

五萬討之

夏四月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旱蝗陝西江西水

五月禁用銅錢

洪武中鈔一貫折錢千文至是止折錢三文帝從御

史蔡愈濟言詔交易用錢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

家戌邊

後至天順中始弛其禁

秋七月河決

一自新鄉

隋縣今屬河南衛輝府

漫曹濮抵東昌潰壽張沙灣

二科條申之屬
禁實時于不末
輕重之死矣

在壽張縣東南永樂初分黃河支流由此至臨清入衛河合大清河入海一自滎

澤漫原武經祥符南

河後在城北及是徒於城南

又由陳留歷睢

毫入渦口

注見前

至懷遠

宋軍元改縣今屬江南鳳陽府

界入淮淹地

二千餘里壞城垣廬舍溺死男婦不可勝計

自黃河全入於

淮不復由大清河入海及是復自沙灣分流而東不專向徐呂於是二洪遂膠淺而臨清以南運道亦益

阻艱

京師飛蝗蔽天

罷保舉

宣德朝及正統初保舉得人晨盛後漸奔競徇私者

有之教諭傅璿

上虞人

給事中余忭

奉化人

御史涂謙

豐城

人屢以為言遂罷之由是進退人才大權一歸王振矣

八月福建賊鄧茂七作亂

茂七江西人亡命入閩為佃人素無賴其俗佃人輸

粟主家例餽少物茂七倡其黨令無餽而田主自往

受粟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躡茂七

鄧茂七以無賴佃人揭竿倡亂竟敢攻劫兩縣進圍郡城罪任必誅實有可勦而無可憐張海

以御史按部一
聞警報即應

謀計捕以殄兇

氛何賊至城下

尚不思掩擊追

擒將為從容慰

諭已屬庸怯無

能及其說離求

無復代為緩頰

乞恩致職蓋肆

侶狂貞固彌年

重頌兵力是賊

勢之熾海實有

以釀成之患定

以後汪登崇文

頭等皆以縱寇

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三百捕之被殺幾盡巡檢

及縣官皆遇害茂七遂大剽掠攻沙縣尤溪

二縣俱
唐置今

屬延平府進圍延平御史張海登城諭賊賊曰吾等皆良

民苦富民魚肉有司不我直耳乞貫死免三年徭役

即解散海以聞帝命御史丁瑄

史傳無
里系

勅撫而命都

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

字武之
慈谿人

以大軍繼後時福建

兵衛久弛及茂七倡亂村氓開風畏死又皆苦布政

使宋新貪虐於是相率從茂七為盜眾至數萬茂七

被誅獨未問有
議及海之罪者
大刑亦已甚矣

據陳山寨

在沙縣西南
陳山之麓

自稱劇平王設官屬攻陷二

十餘縣都指揮范真指揮彭璽等先後被殺東南震

動帝以聚等兵少復命寧陽侯陳懋為平夷將軍保

定伯梁瑤

銘之子

平江伯陳豫

瑤之孫

副之尚書金濂叅

贊軍務率京營江浙兵會討

冬十一月幸大興隆寺

寺初名慶壽在禁城西金章宗時建王振重修之役
軍民萬餘人糜帑數十萬既成壯麗甲京師改賜新

額延崇國寺僧主之帝親傳法稱弟子公侯以下趨
走如行童焉

己巳十四年春正月太白晝見

二月御史丁瑄擊斬鄧茂七於延平

瑄始至先令人齎敕往撫茂七不肯降瑄馳沙縣圖

之賊梁林宗政等攻後坪瑄與都指揮雍堃邀及是
擊斬首數百級擒其黨陳阿巖送京師伏誅

瑄因沙縣民羅汝先誘賊復政延平瑄督兵分道衝
擊賊大敗遁走指揮劉福追之遂斬茂七餘賊在陳

山寨者聞茂七死復擁其兄子伯孫聚後洋

在陳山之後通

寧攻劫州縣瑄擒斬其渠林子得鄭永祖等會陳懋

軍至諸將欲盡殲賊衆懋不可下令扣之其黨多降

尋進攻賊寨破之伯孫走餘衆潰散懋遣兵分捕獲

伯孫送京師誅之先是劉聚張楷至建寧頓兵不進

日飲酒賦詩為樂及聞瑄破賊則疾馳至延平據其

功瑄被脅依違具奏劉福心不平訐陳懋奏之詔責

瑄具狀楷等皆獲罪瑄有功不問然功亦竟不錄

當是

時浙閩盜所在蜂起皆以誅王振為名諸將帥率
寇而文吏督民兵拒戰往往多斬獲聞則建寧知府
張瑛敗賊於建寧城外斬首五百餘級進擢叅政後
以逐賊彼執死之汀州推官王得仁擊擒賊渠陳景
政等餘賊驚潰浙江則金華知府石瑁斬賊蘇牙於
蘭谿處州知府張佑擊敗劇賊擒斬千餘人帝數降
勅詰讓諸將諸將無以自解乃飾辭委咎文吏王振
方欲殺朝士咸眾於是柳華已死猶坐前奉詔捕盜
措置失當致賊益熾遂籍其家男戍邊婦女入浣衣
局御史汪澄坐前帥師會討受賊詐降不進兵御史
柴文顯坐前按福建賊起匿不奏俱被極刑而宋新
以貪虐致變反得長繫尋遇赦謫驛丞天下咸惡振
之橫而咎當時之失刑云 張瑛字彥華浙江建德
人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新建人汪澄仁和人柴文顯

浙江建德人蘭谿
唐縣今屬金華府

王驥擊思機發再破之思機發遁遂班師

驥自騰衝會師直抵金沙江

其上流即大盈江出騰越州徽州經隴川芒市

諸司界龍川江流入焉又南經孟養東始謂之金沙

江下流至緬甸入海考雲南金沙江有二一自東

北至四川合大江一自西南至

緬甸入南海二江異流而同名賊柵西岸官軍造浮

梁濟師大破之賊又柵鬼哭山

方輿紀要一名鬼窟山在孟養西南巔

驥達破其十餘柵墜死者萬計而思機發竟脫去時

官軍已踰孟養至孟邠海其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

千餘里

諸蠻皆震警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豈天威邪

驥慮大軍

遠涉餽餉不繼謀引還而諸蠻復擁思任發少子思

陸

發蠻稱其長之號時思機發尚在故思陸不稱發

據孟養驥和賊終不可

滅乃與思陸約立石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

乃得渡思陸亦懼而聽命遂班師驥凡三討麓川卒

不能得思機發議者皆咎驥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

天下而會川衛

注見前

訓導詹英

貴州人

抗疏劾驥掩敗

為功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待不問

思機發至景泰五年為緬人所

執送京

師誅之

夏四月曠盜葉宗留為其黨陳鑑湖所殺巡撫浙江大

理寺少卿張驥

字仲德
安化人

招鑑湖降之

鄧茂七之亂宗留鑑湖往附之散掠浙江江西福建

諸境叅議耿定

和州人

僉事王晟

郟城人

敗歿於麗水

隋括

蒼縣唐改麗水
今為處州府治

都指揮英剛禦之建陽

晉縣今屬
建寧府

都

督陳榮與戰玉山

唐縣今屬
廣信府

皆死監軍都御史張楷

檄永豐

宋縣今屬
吉安府

知縣鄧顥

樂昌人

擊之被執不屈死

賊勢日熾遠近皆震及茂七誅二人擁眾如故至是

以酒色相角鑑湖遂殺宗留稱大王建偽號進圍處

州然是時官軍漸集鑑湖亦頗懼驥遣麗水丞丁寧

率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入其寨招之鑑湖遂降

鑑湖至京

帝宥其死繫錦衣獄尋釋充衛軍
土木之變來問七歸被獲伏誅

五月命太監金英同法司錄囚

築壇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坐九

卿抑於內官之下遂為永制

以翰林侍讀學士張益

字士諫
江寧人

入內閣預機務

吳宗寵任宦官
以今參與慮曰
入典其夫已甚
王九卿乃朝廷
里職其于閣寺
序次尊卑本目
秩然國體所關
豈容陵替乃以

刑餘祿豈竟令
其旅蓋信中抑
尚書以下使列
坐亦竟無一人
敢與抗爭驛視
聽而表班駘更
不可問迨末世
而內官監視各
部者無不借生
部臣之上作威
作福習為固然
皆英宗作俑之
過有以致之

益博學強記三楊雅重之及是入直文淵閣

六月旱

熒惑入南斗

南京謹身等殿災

是夜大風雨明日殿基生荆棘高二尺詔修省大赦

秋七月衛拉特分道入寇

按元自順帝北去阿裕錫哩達喇特古斯特穆爾皆其子

孫承緒同號尚存故凡南北交兵以興復為辭其名甚正至郭勒齊布尼雅錫哩等以遠族相繼篡立改號韃靼後衛拉特漸強諸部相攜日尋攻擊如托克托布洽額森及小王子等皆弑逐吞併無復君臣之分自與順

帝嫡裔有殊今自特古斯特穆爾被殺以前既改書南
侵以正其義而於額森大舉則仍書入寇以別之後並
此倣

自正統以已來衛拉特遣使入貢王振以藻飾太平

為名賞賚金帛無算凡所請乞亦無不予已而額森

以二千人貢馬號三千振怒其詐令禮部計口給餼

虛報者皆不與而所請又僅得五之一額森恚怒遂

誘挾諸部分道大舉入寇

初額森欲舉兵內犯托克
托布哈勸止之額森弗聽

其部眾有來歸者言之帝不報及
是額森遂借覈減貢使為兵端

托克托布哈以烏

梁海寇遼東阿拉

舊作阿喇今改後仿此

知院寇宣府并圍赤

城

注見前

又遣別將寇甘肅額森自擁衆從大同入至

貓兒莊

在大同府陽高縣北有堡

叅將吳浩迎戰敗死西寧侯宋

瑛

晟之子

武進伯朱冕

榮之子與瑛同練兵大同

與額森戰於陽和

明衛今陽高縣是

為監軍大監郭敬所制遂敗歿敬伏草中

得免諸邊守將俱逃匿

先是熒惑入南斗侍講徐程語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及

是理遣其妻子南歸妻重遠有難色程怒曰汝欲為衛拉持婦邪妻遂行徐程字元五兵人後改名有

貞

英宗親征之舉

雖裝水樂宣德

兩朝政事而情

勢實相去懸殊

恭成祖恭勇又

震北庭故親履

行陣武功即以

大抹至宣宗時

強場無幾邊邊

三出不過閱兵

而遂無閩利害

若頽森之分道

大舉本非可以

輕敵而張輔等

宿將尚在未嘗

不可假之介賊

帝親征命邠王祁鈺居守

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尚書鄜堃侍郎

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不聽吏部尚書王直率百

官再三諫亦不納遂下詔令邠王居守越三日車駕

即發京師振及英國公張輔諸公侯伯尚書侍郎以

下官軍私屬五十餘萬人從行倉卒就道軍中常夜

驚過居庸關羣臣請駐蹕不允至宣府風雨大至邊

報益急羣臣交章請留振堃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

以騎邊陲英宗
軍旅未嫻豈宜

冒昧親征致貽

大辱總由王振

欲振邊功以圖

封賞而自揣擅

權已久又不肯

獨出監軍遠離

中禁貽他人摘

發之機政必欲

扶駕親行豈圖

自遂其私而不

顧置其君子危

險英宗不知覺

恬適其街中幾

至禍延宗社宜

皆膝行聽命尚書王佐廊堦忤振意跪草中至暮不

得請欽天監正彭德清振私人也告振曰象緯示儆

再前恐危乘輿振曰倘有此亦命也學士曹鼐曰臣

子不足惜主上係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至

陽和伏屍滿野衆益危懼

八月師還潰于土木

舊驛有堡在宣
化府懷來縣西

額森以帝北去

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振初

議從紫荆關道出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蹂其鄉禾

豈始害之烈殆
比漢唐而更甚
矣

復改道宣府廊堦再上章請疾馳入闕嚴兵為殿不
報又詣行殿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
叱左右掖出之及發宣府額森兵襲軍後恭順侯吳

克忠

本蒙古人其父巴圖特穆爾永樂中降賜姓名吳
允誠按巴圖特穆爾舊作把都帖木兒今改

及其弟都督克勤禦之力戰死後軍潰散畧盡成國

公朱勇永順伯薛綬

本蒙古人其祖薛
台洪武中降賜姓

帥師四萬往

援次鷄兒嶺

在宣化
縣東

全軍俱覆次日次土木日未晡

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留待

之即駐營土木掘井二丈餘不得水人馬饑渴敵分
道自旁近口入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明日
圍御營不得發額森遣使請和帝召曹鼐草勅許之
敵佯退振遽令移營回旋間行列已亂敵大呼四面
蹂躪入衆裸袒蹈藉死帝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
據地坐敵擁之去中官喜寧從振等皆死官軍死傷
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恭寧侯陳瀛瑄曾孫駙馬都尉
井源尚宣宗女嘉興公主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廊堊直內

閣學士曹鳳張益等五十餘人皆死帝既入敵營敵

以校尉袁彬

字文質江
新新昌人

來侍額森擁帝至宣府傳諭

楊洪羅亨信開門出迎城上人對曰所守者陛下城

池日暮不敢奉詔乃復擁帝至大同索金幣廣寧伯

劉安

榮之
子

都督郭登

字元登
英之孫

出謁登謀奪駕入城不

果額森遂擁帝北行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

敗報聞

帝入敵營之次日遣千戶梁賁以表彬書示
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守臣送至京

徐理果精于古
侯當家傳其藝
即應值初密陳
以符忠愛乃惟

志急還禁駟理
止知保其身家
而不復圖心國

是以華臣分及
敗報既聞人情
洵洵程凱救安

言天命以去倡
議南遷使從理

議南遷使從理

師以是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太后遣使賞金寶文
綺載以八騎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詣額森營
請還車駕羣臣聚哭于朝議戰守時京師疲卒羸馬不滿

十萬人情洵洵侍講徐理言驗之天象稽之歷數天

命已去莫若且幸南京尚書胡濙首言不可侍郎于

謙曰欲遷者可斬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

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

陳循是謙言力贊之太監興安厲聲曰若去陵廟將

誰與守金英因叱理出之議遂定中外始有固志越

言則燕京必如

宋汴都之難支

而英宗幾成踏

席帝之不逞悞

國之罪更不容

誅若非于謙急

台外兵誓以死

守則根本一搖

恢復且不可必

又安望他日之

復辟乎其宗澤

李綱所未能行

之于宋時者謙

獨能行之明室

望英宗之得歸

故國誠實不為

三日

太后遣額森使不得報

太后命邸王總百官大小事俱啟

王始行

運通州糧入京

時議欲焚通州倉以絕寇資會應天巡撫周忱在京

言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令自往收則立盡

何至遂付灰燼于謙以為然王乃令京官及軍有能

運通州糧至京者官以脚值給之都御史陳鑑總其

事

功乃奪門以
仗程荷殊榮謀

近恭禍刑罰倒

真皇天下為公

之道哉

徵兩畿山東河南江北軍入衛

令羣臣直言時事舉人才

皇太后立皇子見深

英宗長子
即憲宗

為皇太子

以于謙為兵部尚書

謙上言京營兵械且盡宜亟遣官募義男繕兵甲脩
戰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附郭居民皆徙入內文臣

如軒輓武臣如石亨

渭南人

楊洪柳溥皆宜倚任至軍

旅之事臣請以身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王深納焉

亨前戰陽和兵敗奔還降官及是以
謙薦授後軍右都督尋封武清伯

籍王振家夷其族

邴王攝朝羣臣請族誅王振振黨馬順叱羣臣退給

事中王竑

字公度
河州人

捋順髮罵曰汝倚振作威今尚敢

爾邪與衆共擊之立斃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

欲起于謙直前掖王止請王宣諭百官允其請衆乃

定尋執王山至令縛赴市磔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

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

十株他珍玩無算已而郭敬自大同逃歸亦籍其家

下獄錮之

方于謙之止王諭衆也既定謙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最篤老執謙手曰國家

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

何益于是朝廷益何重謙

封楊洪為昌平伯仍鎮宣府

額森以帝命誘洪開門者三洪皆不聽又令帝為書遺洪洪封上之王遣使報洪曰此書偽也自今有書悉拒毋受于是洪一意堅守

以羅通為兵部員外郎提督守備居庸關

初通自交趾還

通拒守清化事見前

改戶部員外郎尋以事謫

廣東河泊所官

掌枚魚稅未入流

及是于謙薦之遂復以員

外郎守備居庸通上言聞敵送駕回京恐因之入寇

大小關口宜各增兵

口凡三十有六可通人馬者七宜各增人千可通人不可通馬

者二十九宜各增人百

仍命大將一人統兵三萬分駐十營于

關外從之

通尋進郎中又擢副都御史

月晝見

召前大理寺少卿薛瑄

以翰林院脩撰商輅字宏載淳安人彭時字統道安福人入內閣預機

務

以陳循高穀舉也

輅鄉會試及廷試皆第一士子號稱三元明代惟輅一人而已

九月廣寧伯劉安以罪下獄

安以顧森欲與帝結媼啟王王切責之尋自大同馳

至京師言帝已進已為侯廷臣劾安擅離守地自加

侯爵宜正典刑王令禁錮之尋得釋

雲南鹽課提舉司吏目胡仲綸

坐事入都奏言今日之事不可屈者有七萬乘之主壻子寇敵此不可屈者一也敵假議和使我無備二

英宗倉猝陷敵

此臣子枕戈誓

志之時邠王以

介弟之親誦均

休戚尤宜與廷

臣協力同心等

良策以遂車駕

方為無忝大義

也和親之後驕尊自大三也宗我金帛使我坐困四
也以送駕為名乘機入犯五也逼上手詔誘取邊城
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也七者稍從其一則大事去
矣今宜急命大同宣府守將固守城池整肅軍伍使
敵不敢輕進乘其送駕還京密勅楊洪遼其歸路石
亨據其險阨俟駕至開堅閉勿出則戰無不勝而聖
駕得還矣若不戰而和非計
之得也事下禮部議行之

皇太后命邠王即位

是為景帝

廷臣合辭請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幼冲古云國
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太計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羣
臣以太后旨告王王驚讓再三辟歸邠邸羣臣復固

况既奉命監國

庶務原是資代

理何必亟稱尊

號始能敷屬人

心乎乃尊臣以

太子幼冲國賴

長君請于太后

不過托出邱王

親親大位之隱

以巧為迎合耳

至岳謙所述繼

統之言得曰口

傳視靈武致密

靖康手勅更無

實據安知非布

意得街乃竟持

請會都指揮岳謙使衛拉特還口傳帝旨以王長且

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以明年為景泰元年

遙尊帝為太上皇帝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

字用明
晉江人

請罷內官監軍不從

鑑上言竊見王振亂天下江南寇發俱以誅振為名

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宦官則亂况今額森詭詐多端

往來規伺宜專將帥事權悉罷監軍中貴重懸賞格

鼓勸義旅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帝雖喜納不能從

為受命之奉養
位改元不復以

故君為念其情

偽自不可掩顧

猶驚深再三避

歸邸師所謂欲

蓋彌彰其將誑

欺耶

也已而山東布政使裴綸

湖廣監利人

言山東既有巡撫

又設內官鎮守有司供應以一科十實為擾民請下

廷議凡內地已有巡撫者鎮守內官悉召還京疏入

責綸陳狀綸服罪乃已

時臨兆府同知田賜聰選知縣單字陝西舉人段堅工部

辦事更徐鎮俱上言請召還監軍鎮守中官詔以為

祖宗舊制不可更皆不納其後南京軍匠餘丁華敏

上書言宦官十害畧曰內官家積金銀珠玉動以萬

計從何而至非內盜府藏即下賤民膏害一也怙勢

矜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家人

外親皆市井無賴縱橫豪悍任意為奸納粟補官責

賤清雜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己之私破

萬家之產害四也廣置由莊不入糧稅寄戶府縣不

受征徭阡陌聯亘而民無立錐害五也家人中盜虛
占引數轉售他人倍支鉅萬壞國家之法奪商人
之利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商旅恃強賒買經歲不還
行商坐斃莫敢誰何害七也賣放軍匠俾辦月錢致
內府之人工役煩重捶楚不堪害八也置買物件以
一科十虧官損民害九也監工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
炭害十也事下
禮部竊不行

減浙江福建銀場課

以郭登為總兵官鎮大同

時大同壁壘蕭條城門晝閉登慷慨奮勵脩城堞繕
器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為裹創傅藥曰吾誓與

此城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登初至士卒堪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匠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大同兵遂為天下最

以楊信民

名誠以字行
浙江新昌人

為僉都御史討廣東賊黃蕭養

南海人

蕭養以行劫被獲繫都司獄禁不嚴蕭養潛使人納斧飯中至夜與囚百七十人皆破械出劫軍器局收兵仗嘯聚海濱旬日間衆至萬餘人進圍廣州總

兵官張安敗死指揮僉事王清被殺圍三月不解鄉
民避賊至城者皆不納歸則盡為賊殺從賊者益衆
帝以信民為僉都御史往討信民先為廣東叅議有
惠政士民間其來皆喜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獎勸
士卒招降脅從者數萬人賊勢漸衰蕭養尅期請降
會信民暴卒賊聞之曰楊公死吾屬何望遂復大掠

明年四月都督董興討定之

帝命興充副總兵督軍
討蕭養興至廣州賊列

千餘艘勢甚張興縱兵奮擊殺死者無
數餘多就撫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

冬十月額森奉上皇至大同遂入紫荆關

郭登在大同不納英宗而不能禁額森之陷白羊抵紫荆長驅深入則所謂守邊仍屬虛談而

拒君實無可逃

罪論者身引社稷為重者言以

由為之說所見

甚謬蓋孟子民

貴君稱之語特

因戰國殘民以逞

改為此論以

針砭時君非為

臣子而發也後

先是都指揮僉事季鐸奉皇太后命詣上皇所告帝即位及立皇太子鐸還帝復命鐸奉書上皇并致書額森言即位之故額森以帝立會眾議欲大舉入寇

帝必南遷大都可有也叛閹喜寧

從止皇北狩叛附額森為間諜

復

盡以中國虛實告之教額森奉上皇至邊脅諸將開闕名總兵鎮守官出見則留之可以得志額森以為然乃詭言奉上皇還京至大同總兵官郭登不納遂

一送然送以晉

水昌始甥鄭公

孫中之事幾為

卒合矣以社稷

與君分判輕重

殊非正理試思

君為社稷主有

君乃有社稷若

蔑視其君則社

稷又為誰守乎

況君臣父子義

等在三皆一尊

而不可易君陷

于敵而即可別

奉一君則何異

父利于盜而竟

由陽和進陷白羊口

一作白楊在大同府天鎮縣北少西守備通政使

謝澤死之

澤督兵扼山口會大風揚沙兵潰被殺

抵紫荊關喜寧與額

森弟大同王夾攻闕城守備都御史孫祥都指揮韓青戰死敵遂入關長驅而東

詔諸王遣兵入衛

以于謙提督各營軍馬

詔諸將皆受謙節制都指揮而下不用命者先斬以狗然後奏聞

謂他人父有是
理乎至于英宗
返國亦天幸過
然設竟蹈徽欽
覆轍又將何以
自解若謂從權
濟難不得已而
置之危以固安
則何以分是之
對人知且非而
于此獨逆而不
悟乎讀史者也
未能見及諍中
大義以正之

京師戒嚴

廷議禦敵之策石亨請毋出師第堅壁以老之于謙

曰敵張甚矣如此則示弱令敵益輕我乃即分遣諸

將帥師二十二萬列陳九門外謙自與亨帥副總兵

范廣

遼東人

等陳德勝門當額森悉閉諸城門絕士卒

返顧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

先退者後隊斬前隊于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

詔宣府遼東總兵官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巡撫皆入援

額森犯京師于謙督諸將擊却之

額森自紫荊關今上皇過易州至良鄉

父老進茶進果羊酒

次盧溝橋

園官進果

上皇作書三一奉皇太后一致帝一

諭文武羣臣額森列陳至西直門上皇止德勝門外

是日都督高禮毛福壽敗敵彰義門北

殺敵百人奪還所掠千餘

口明日額森擁上皇登土城

在德勝門西北亦曰土城闕即古薊門遺址亦

謂之劉卯

喜寧嗾額森邀大臣迎駕帝以通政司叅議王

復為右通政中書舍人趙榮

字孟仁其先西域人後家閩縣

為太常

景帝任子諫排
羣議而力戰守
不可謂無功於
宗社獨是英宗
還國僻處南宮
事同禁錮而廢
后易儲有貪心
焉天道好還子
亦隨死終於殺
禮四川寶貝所自
取耳然英宗亦
豈得辭寡恩尺
布之譏哉至於
子諫社稷為重
之言蓋出於呂
怡智良君有君

少卿出城朝見喜寧又嗾額森以二人官小邀于謙
石亨胡濙王直出見索金帛萬萬計復榮不得見上

皇而還廷臣欲議和遣人至軍中問謙謙曰今日止

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已額森遣騎窺德勝門謙亨

設伏空舍令數騎誘敵敵遂以萬騎來薄伏兵出范

廣發火器擊之額森弟博囉及平章茂諾海舊作卯
加孩今

改中駁死敵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鏜字振遠東
勝州人斬其

前鋒數人逐之敵益兵圍鏜鏜力戰不解會石亨分

父公孫申為將
改立晉必歸君
之意後世迂儒
無不以為為起
天君猶親也親
為人執為子者
不被髮纓冠而
往救之以示不
其可乎則意
欲之獄亦有猶
承或猶以為非
英宗意是真不
識事休者之言
耳然則當時宜
從和議乎曰不
亦之聖安得與

兵至敵引退欲還土城居民皆升屋呼號爭投磚石

擊敵罵聲動地王竑毛福壽亦來援敵遙見旗幟不

敢復前額森初輕中國既至相持五日邀請既不應

戰又輒不利其別部攻居庸者復為羅通所敗

敵五萬攻

居庸會天大寒通汲水灌城水堅不得近

七日敵遁走追擊之三戰三捷斬獲無算

額森氣大

沮喪又聞勤王師且至乃夜拔營由良鄉而西大掠

所過州縣擁上皇出紫荆關去帝以謙亨功大進封

亨武清侯加謙少保謙固辭不允

敵之退也焚毀長獻景三陵寢殿而

和善甲亦兵以
從其後如岳飛
之力戰迎二帝
天下其誰非之

餘寇之未出關者分屯畿內四出剽掠諸降人亦乘
間並起帝以昌平伯楊洪充總兵官孫鏗范廣討
捕之遣官
復脩陵寢

詔止勤王兵

衛拉特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

時衛拉特君臣鼎立額森專國兵最多托克托布哈
雖為汗兵較少阿拉知院兵又少三人外親內疎其
合衆南犯利多歸額森而害則均受至是托克托布
哈遣使入貢帝從胡濙王直等議厚賞賜以間之

十一月脩沿邊關隘

上皇至衛拉特

額森以上皇至老營惟袁彬哈銘

蒙古人幼隨其父為通事從

上皇寢天寒以脅溫上皇足銘日侍左右

初上皇入敵營之夕額森有異

志會雷震死其所乘馬而上皇寢幄復有異彩乃止

及是上皇所居毳帳每夜有赤光奕奕統其上若龍

蟠額森見之大驚異尋欲以妹進上皇上皇却之愈

敬服自是五七日必進宴置酒為壽稽首行君臣禮

以左都督朱謙

夏邑人

鎮宣府僉都御史王竑鎮居庸關

先是楊洪奉詔入援宣府人心危懼欲棄城走都御

史羅亨信仗劍軍門諭止之衆始定至是學士陳循

以洪善戰請帥所部留京羅通曉暢兵事請召還叅

洪軍務帝從之于謙言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師

之門戶今洪既留京通復召還宜更選重臣鎮守乃以

朱謙鎮宣府紀廣楊俊

洪之子

副之王竑及夏忠魯

瑄守居庸

一驥三討麓川
首無功而返老
叩原餉其罪已
介可官入軍還
而適遇苗人梗
化攻掠諸城驥
既專問外之征
宜得視于隔膜
則移兵勦補分
所宜然乃百姓
避道陳訴驥竟
以不受合討苗

十二月尊皇太后為上聖皇太后

以王驥充總兵官討貴州叛苗

初驥自麓川還會湖廣貴州諸苗所在蜂起圍平越

明衛後置軍民

清平

明衛今為縣
屬都勻府

諸衛貴州東路閉

府今府屬貴州

驥至民遮道訴驥曰吾受命征麓川不受命討苗也

去之軍無紀律苗前後截擊死亡數萬比至武昌詔

還軍討苗會土木難作羣臣劾王振兼及驥朝議以

驥方在軍且倚之平苗置弗問至是苗益熾命驥佩

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討之

尊生母賢妃吳氏

丹徒人

為皇太后立妃汪氏

順天人

為皇

后

彗星見

凡二十日始滅

額森犯寧夏

喜寧勸額森西犯寧夏掠苑馬直趨江表居上皇南

京袁彬謂上皇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徒取凍

為辭去之惟恐
不達是誠何心
入御軍無律轉
使苗人截即至
死亡數萬之多
玩寇喪師益為
國典所考及乃
君臣進劾朝廷
皆置之不問切
更倚以平苗賞
爵之甚亦甚矣

饑且至彼而諸將不納奈何額森聞之怒欲殺彬上

皇力解乃止額森遂自寇寧夏掠人畜期月始退仍

留數千人於河套

明史地理志大河自寧夏衛東北流過榆林衛北至廢勝州東北乃

折而南所謂河套也一統志今為鄂爾多斯地

時入寧夏為寇

景皇帝

庚午景泰元年春正月朔罷朝賀

以上皇在衛拉特也

築城天壽山南

名曰永安以居陵衛官軍並移昌平縣治于內

今順天府

昌平州治即永安城也

明正德元年陞縣為州

始令輸納者給冠帶

戶部議令軍民輸納者給冠帶官吏罪廢者輸草於

邊得復職帝用給事中翟敬議止給冠帶

其輸納者或米或粟

或豆或草或鞍馬或牛驢或銀始於宣府大同其後
兩畿及諸布政司遼東皆行之而米之輸尤多已而
監生郭佑言昨以國用耗乏謀國大臣欲紓一時之
急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今軍旅稍寧而行之如初是

以空乏啓寇心也

章下廷議終不行

閏月郭登敗衛拉特于栲栳山

在朔平府平魯縣西北

寇入大同至沙窩

在朔平府東北即沙栲河口

登奮擊破之追奔

四十餘里又敗之栲栳山盡奪所掠而還自土木敗後邊將無敢與寇戰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軍氣一振捷聞封定襄伯後寇數至登屢擊却之

二月帝耕藉田

遣武清侯石亨都指揮同知楊能

字文敬洪從子

巡邊

帝用于謙議遣石亨率京軍三萬巡大同楊能統京

軍一萬五千巡宣府時有敵三人至大同欲朝廷通

好叅將許貴

字用和
江都及

以聞事下兵部于謙言前遣指

揮季鐸岳謙往敵而敵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趙榮

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且我與敵不共戴天

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困

不從則速變勢亦不得和貴居邊疆重地惟怯如此

何以敵愾移檄切責之自是邊將無敢言和者

三月衛拉特復分道入寇

陽和大同偏頭關五季北漢若元改為闕明置野狐

嶺注見前萬全衛皆被寇時邊將禦敵互有殺傷惟寧

夏慶陽朔州被敵殺掠甚衆

叛閹喜寧伏誅

寧數誘額森入邊寇掠郭登諜知之聞于朝會上皇

以寧欲殺袁彬額森嘗謂上皇曰中朝若遣使來上皇帝歸矣上皇曰汝自送我則可欲中

朝遣使徒費往返爾寧聞怒患之言于額森使寧還曰欲急歸者彬也乃欲殺彬

京索禮物而令彬以密書報宣府寧至獨石叅將楊

俊預伏兵城下具酒勞寧酒半伏發遂擒之送京師

羣臣雜治磔于市

上皇聞寧誅曰自此邊境稍寧吾南歸有日矣

錄土木死事諸臣後

夏四月旱

五月總督侍郎侯璉

字廷玉澤州人

破貴州苗

時羣苗西至龍里

明衛今為縣屬貴陽府

東至沅州

注見前

北至

武岡

晉縣明初為府後改州今屬湖南寶慶府

南至播州

注亦見前

不下二十

萬平越被圍已九月城中食盡掘草根煮弩草食之

而王驥頓兵辰沅不進巡按御史黃鎬字叔高置疏

竹筒中募土人乞援于朝乃更命保定伯梁瑄都督

方瑛會湖廣總督侯璉帥師往討時副總兵田禮已

解平越圍璉遣兵攻敗水西諸賊女土官推等作亂貴州道路

始通又調雲南兵開畢節注見前諸路而自率兵攻破

紫塘壘寨在平越府境等數十餘寨至重安江在平越府黃平州南源出

苗境經湖南靖州界為黔楚要津與王驥兵會鎮遠道亦通已而璉

復檄方瑛攻賞改苗寨名諸寨擒偽王王阿同及阿趙

等而驥亦俘獲剗平王苗富虫皆送京師伏誅

是秋梁瑄

亦破湖廣苗會璉卒以王來代之明年春來與方瑛分兵連破二百餘寨苗衆縛其酋以降

朱謙敗衛拉特兵于宣府

衛拉特二千騎屯賈家營謙與叅軍紀廣等力戰却之封謙撫寧伯額森擾宣府大同意二城可旦夕下而謙與郭登數以羸師挫其勁騎額森由是氣益沮衛拉特遣使請和

喜寧既誅額森失間諜所部兵多死傷而托克托布

哈王阿拉知院又皆携貳于是額森決意欲和又恥

自屈乃先令阿拉知院遣叅政旺札勒托歡

舊作完者脫歡

今改後
做此

等至懷來議和邊將以聞帝用陳循言賈使

令還而以敕諭阿拉未行額森忽擁上皇至大同遣

使賈文書以講和為言而自率衆至城下郭登仍欲

謀奪上皇

登朝服立月城內潛令人伏城上俟上皇入即下月城開板

敵覺遂擁

上皇去登以使及書奏帝厚賚使今與旺札勒托歡

借還廷臣皆言宜遣使往報太監與安出呼羣臣曰

公等欲報使孰為富弼文天祥者祠色交厲尚書王

直面折之安始語塞乃以給事中李實字孟誠合州人為禮

部尚書大理寺丞羅綺為少卿及指揮馬顯等令齎

璽書往諭衛拉特君臣未幾托克托布哈額本林所遣

使丕勒瑪尼舊作皮兒馬哈瑪爾舊作黑麻今並改後仿此等復至言

于館伴曰昨知院使來朝廷遣人偕往今吾等乃汗

及太師所命若不報使事必不濟尚書胡濙奏其言

廷議請簡四人往帝命俟李實還議之

王直與廷臣交章共請奉迎實為正言獲論而景泰竟爾不憚坐有復作紛紜之詔則所謂非貪此位正其強固自文而中情已不可掩于謙也見微微知不可以理奪故以微語得其疑而正其志而遣使之議始定詞森

秋七月遣右都御史楊善

字思敬大興人

等使衛拉持

先是阿拉知院使來吏部尚書王直首疏請迎上皇

及衛拉特君臣使相繼至直與廷臣復交章言之帝

不憚曰吾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今復作紛紜何

衆不知所對於謙從容言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

理當奉迎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意始釋會不

勤瑪尼等將還乃命善及侍郎趙榮為正使以都指

揮同知王息錦衣衛千戶湯允勳

字公謙東甌王和之曾孫

副之

遂以禮送還上
皇謀此舉可謂
善于匡救而返
正之役殘加誅
戮英宗可謂以
恩矣

賫金銀書幣往衛拉特而李實適以額森使至迷額
森語曰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廷議請更遣大臣帝曰
楊善既去不必更遣但以奉迎意敕諭額森足矣

八月上皇發衛拉特

楊善奉使時賫賜額森金幣外餘無他賜善乃捐已
貲揣彼中所需者多市以往既至館伴田氏亦中國
人留飲帳中善與語相得因以所齎遺之館伴喜明
日善謁額森亦大有所遺額森亦喜善因詰之曰太

上皇帝朝太師遣貢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賚金幣載途背盟見攻何也額森曰奈何削我馬價予帛多剪裂前後使人往多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馬價非削也太師馬歲增而不忍拒故微省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帛剪裂者通事為之即太師貢馬有劣弱駝或做豈太師意邪貢使多至三四千人有為盜或犯他法故自亡去中國留之何用賞賜惟據現在數浮于人則不與非減也額森屢稱善善見額森辭色和因

曰太師再攻我屠戮數十萬太師部曲寧無損今還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帛日至不亦美乎額森曰上皇歸何以處之善曰天位已定難以再移知院巴延

特穆爾勸額森留善而遣使要復上皇位額森懼失信不可乃引善見上皇設宴奉餞額森自彈琵琶妻

妾奉酒令善坐善辭上皇曰太師命坐則坐善叩頭

少坐即起周旋其間額森額左右曰有禮已延等亦

各設宴畢額森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

正統既為額森所執知不足為奇貨乃送之還朝頗殊之惠大矣又有何畏懼而築臺禮拜乎此蓋史臣飾美之辭不足為察

拜臺下上皇行額森送數十里遣知院帥兵衛送而
自下馬伏地慟哭良久去

詔議迎上皇禮

禮部尚書胡濙具儀以上

禮部堂上官迎龍虎臺錦
衣具法駕迎居庸闕百官

迎土城外諸將迎教場門上皇自安定門入進東安
門于東北門南面坐皇帝謁見畢百官朝見上皇入
居南城大內龍
虎臺注見前傳旨以一輿二馬迎于居庸闕至安

定門具法駕給事中劉福言禮太薄帝曰昨得上皇
書具言迎駕禮宜從減省朕豈得違之羣臣乃不敢

言會千戶龔遂榮

淮安人

為書投高穀而匿其名言奉

迎宜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如唐肅宗迎上

皇故事國袖之入朝與王直胡濙等共觀之直曰此

禮失而求諸野也濙欲以聞王文不可而給事中葉

盛

字與中崑山人

已奏之有詔索書濙等因以書進其言蕭

宗迎上皇禮正可做行帝不悅曰第從朕命無事紛

更乃遣太常少卿許彬

字道中寧陽人

至宣府翰林侍讀商

輅至居庸迎上皇

時上索遂榮書所從得甚急遂榮自縛詣闕言之下詔獄坐遣久之

得釋

上皇至京師入居南宮赦

上皇至自東安門入帝迎拜上皇答拜相持泣各述

授受意推遜良久帝遂送上皇至南宮百官隨入行

朝見禮赦天下

詔詢有日禮惟有隆而無替義則以卑而奉尊雖未酬復怨之私庶稍遂

厚倫之願先使李實使上皇言于上皇曰南歸後當引咎自責上皇滋不悅及至宣府僅命許彬草敕諭

羣臣而已復辟後實竟斥為民

以刑部侍郎江淵

字世用江津人

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宗為君為兄奉為臣為弟澤久定而倫攸昭宜格或況監國之命倘在工君既或則堅者自是就藩封誠雖分完全何處有叔武之乃深言荷張宗遠置意宋

居從爾中立
待貌為性遜

豈真能掩人

司而詔辭尚

隆禮尊倫自

能無愧泥乎

時苗裴罷以淵代之

初淵與徐程同官待講程倡議南遷為太監金英叱出踉蹌過

左掖門淵適至迎問之程曰以吾議南遷不合也于是淵入具陳固守之策遂見知起擢刑部侍郎及是

參與

機務

九月御經筵

御史許士達

歙縣人

言經筵舊典每月不過三日如遇

寒暑又輒停止一暴十寒聖學何以有成願陛下于

經筵之外日召儒臣講論經史驗之于古會之於心

以應無方之變帝優詔褒荅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

字仲房
蕭山人

致仕

初驥為吏部侍郎慎端勁直王振方陵虐公卿獨嚴
重驥稱先生尋調南京進尚書至是以請老至京大
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問曰公雖位冢宰未嘗立朝
願少待事在循輩而已驥正色曰君為輔臣當為天
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事如

一已事祇為私謀安得善終竟致仕去

驥家居二十
年布衣糲食

不殖生產事兄教諭驥雖耄益恭教子弟力田以理
學最後進時戴笠行田間遇錢塘主簿隸呵之對曰

魏驥後叱之曰蕭山魏驥簿倉皇謝驥慰而遣之後
至成化中驥年九十有八朝走以御史梁昉言遣行
人存問賜羊酒命未至而驥已卒賜祭葬如禮謚文
靖其子寬以驥遺言詣闕辭營葬乞以其金賑飢民
詔曰驥終遺命猶恐勞其
民可謂純臣矣其如所請

冬十一月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賀上皇生日不許
未幾濙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門亦不

許自是歲以為請詔皆免行給事中林聰欲上疏言
之葉盛謂曰今上孝弟上皇盛德兩宮帖然安靜
若益以言則涉眾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為非便聰乃
止御史盛晁目盛曰已不為而又阻人為之邪盛曰
此大事當熟慮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盛晁吳江人也

未^辛二年春正月令軍民輸納者世襲武職

都給事中金達疏諫不聽其後給事中曹凱

字宗元益都人

言近輸豆四千石以上得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復令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乞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帝然之命已授者如故未就者悉如凱言

度天下僧道

先是僧道三年一度帝特詔停之至是太監興安以

皇后旨度僧道五萬餘人于謙上言今四方多流徙
之民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乖本末帝不
省

二月吏部郎中李賢

字原德
鄧州人

上中興正本策

其目有十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
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帝深嘉納命
翰林寫置左右備省覽

夏四月遣都督僉事孫安守備獨石

初額森入犯獨石等八城

獨石馬營雲州鵬鷲赤城龍門李家莊長安嶺凡八

城俱殘毀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率兵守之安招士卒修城堡飭戰具弔死問傷流亡復業八城遂完

五月遣衛拉特托克托布哈書

上皇歸後托克托布哈及額森屢使致貢上皇所亦有獻帝意欲絕衛拉特不復使使額森以為請尚書

王直金濂胡濙等皆言絕之恐啟釁帝曰遣使有前
事適以滋釁爾曩入寇時豈無使邪因敕顏森曰前
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遂致失好朕今不復遣而太
師請之甚無益也太師使朕皆優禮厚給之顧亦須
少人賞賚乃得從厚至是托克克布哈使又至還所
掠招撫使高能等請通好直等復相繼言之帝曰使
臣不遣朕志素定乃享其使而以書報之

復以楊洪鎮守宣府

洪奏言臣一門父子俱握重兵

洪子俊為右都督管三千營兄子能都督

同知信都都僉事俱充參將

盛滿難居乞賜休致不許居數月以

疾召還卒

諡武襄洪久居宣府御軍嚴肅士馬精強為一時邊將冠

秋七月京師地震

南京亦震

八月復午朝

自永樂初舉午朝

前事見

後漸罷不行至是復之

舊制凡常

朝內閣五府六部及諸司以次奏事及是定午朝議帝用學士陳循言命翰林院奏事在五府六部之前

冬十二月廣通王徽燄

岷王梗
第三子

陽宗王徽燄

梗第五子

謀逆

廢為庶人

徽燄惑家人段友洪致仕都事干利賓等言

謂徽燄有異相

當王天下作偽勅分遣友洪及蒙能陳添仔等以銀印金

幣誘諸苗為亂

封苗酋楊文伯等為侯令發兵來攻武岡文伯不敵受

陽宗王

徽燄亦與通謀友洪歸為鎮南王徽燄

梗第二子

所執有

司以聞帝廢徽燄徽燄為庶人幽徽燄京師而錮徽

燄于鳳陽蒙能率苗兵二千至武岡聞事敗叛入廣

西稱蒙王糾生苗為亂

久之始能
誅事詳後

立團營

明初京營兵隸五軍都督府成祖北征分中軍左右
掖左右哨既旋師仍之謂之五軍營魚馬步隊專教
陣法已又置三千營掌車輦旗纛扈從出入隊皆騎
後征交趾得火器法置神機營隊皆步各提督以勳

臣內臣所謂三大營也

其五都督府亦自名五軍掌
府者治常行文書而已非特

命不預
營事

及是于謙以營政久弛兵將不相習請選三

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名曰五團營其法五十人為

隊隊有長百人兩隊有領隊官千人有把總五千人

有都指揮體統相維兵將相識量敵多寡以為調法

既而謙又請益兵五萬並前五營為十團營

都指揮三十把

總一百五十管
隊官一千五百

仍各統以武臣內臣而謙及石亨內

臣劉永成曹吉祥往來提督其餘軍不在團營者歸

本營訓練以衛京師名曰老營由是京軍之制一變

已而謙繪陣圖上進依古法而變通之其為論甚悉
帝然之命依法訓練謙疏令明審目視指屈口奏悉

合機宜石亨雖
大將受命而已

以禮部侍郎王一寧

台州仙居人

祭酒蕭鎡

字孟勤泰和人

並魚翰

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鎡先代李時敏為祭酒帝即位初以老疾辭國子生
三千人叩闕請留帝允之至是與一寧並以本官兼
學士入內閣

額森弒其主托克托布哈

托克托布哈娶額森姊生子額森欲立之托克托布

哈不從額森亦疑其通中國將害已遂相攻托克托
布哈敗走額森追殺之收其妻子遣使獻捷且貢馬
于譙上言額森雖悔過摠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
終不可容今其君臣自相仇殺是天授我復仇之機
臣請統團操軍馬分往宣府大同討賊帝不從

壬申三年春二月戶部尚書金濂有罪下獄尋釋之

舊制秋糧輸米有折收銀布者夏稅輸麥有折收絲
絹者帝即位詔免景泰二年稅糧三之一濂檄有司

但減米麥其銀布絲絹徵如舊學士江淵以告帝詰責戶部濂言絲絹銀布詔書未載今國家多用若概免國計何資言官交章劾之遂下都察院獄三月釋之削太子太保改工部吏部尚書何文淵言理財非濂不可遂復還戶部

三月詔錦衣衛官訪事

夏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子見濟為皇太子

帝即位後久欲以見濟代太子而難于發言會廣西

景泰得位跡同竊取而自英宗

還國以俊于尊
奉敬恭之道一
切蕩然久已惡
心滅棄其君而
見深之立旨由
太后至于廢立
之際則不復請
命東朝是并茂
視其母矣若黃
珙不過蠻貊夷
目安知中國情
事而其疏中揣
摩迎合之言又
豈荒服侏儻者
所能辨此必陳
循輩預受分金

土目黃珙以私怨戕其兄思明土知府珙并滅其家

珙先以功屢推卸指揮使珙其庶兄也珙老子均襲
官非珙意陰令其子率悍卒夜馳破府城滅珙家支
解珙父子座之後圖即引還明日珙佯不知走思明
驚哭發喪而珙僕福童于珙子殺珙時已見之并識
其從人脫走訴憲司巡撫李棠以聞下有司治其事捕珙父子

入獄珙急使其黨至京師行賂有教其迎合帝意者

乃上疏請易太子

疏曰太祖百戰以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身禦寇駕陷北

庭寇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
二年皇勞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
禍亂不息皇上即循遜讓之美復全天叙之倫恐事
機叵測及履席常萬一羽翼長養權勢轉移委愛子

之解布旨遠蒙
借法以發其端
耳至于謹不諫
易錯一事論者
紛如譙在當時
實能公忠體國
者若竟如諸人
之阿順苟容必
無足理觀賜金
之獨不及譙則
安知非譙已有
造膝之陳景泰
矜其意不可奪
故不復相屬耳
且前前諫奉迎
柏滿辭以成事

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寶階除之下變為寇讎肘腋之
間自相殘感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
定大計以一中外
之心絕覲覲之望
疏入帝曰萬里之外乃有此忠臣

即下廷臣議且令釋玠罪明日禮部尚書胡濙集羣

臣會議衆相顧莫敢發言惟都給事中李侃林聰御

史朱英

字時傑
桂陽人

以為不可尚書王直亦有難色太監

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爲不可者勿署名毋

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于是濙等上言陛

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玠奏

而此則無可說
托又不肯祇活
一已之名而于
事仍歸無濟故
不復犯顏強諍
耳不然謙素為
景泰所倚任苟
非有深拂其隱
之嫌何以天順
復辟時聞鐘聲
而遽有疑是于
謙之問邪

是制曰可禮部具儀擇日以聞即日簡置東宮官越

九日更封太子為沂王立見濟為太子

詔曰天佑下
民作之君實

遣安于四海父有天下
傳之子斯本固于萬年
大赦天下命百官朔望朝太

子

先是帝有易儲意恐文武大臣不從乃賜陳循高
穀白金各百兩江淵王一寧蕭鑑商輅半之以錢

其口及太子立又加賜黃金各五十兩并賞諸親王
公主及邊鎮文武內外羣臣有差而東宮公孤官皆

兼支

二俸

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為皇后

帝初欲立太子獨汪后不可曰如監國之稱何帝不

從后以太子杭妃所生遂讓焉

封上皇子二人為王

見清

上皇第二子
善寔妃出

榮王

天順復辟後改封德
王居德州後改濟南

見淳

上皇

第四子王

許王

明年
薨

惠妃出

官顏孟二氏子孫各一人

六月建大隆福寺

時太監興安用事佞佛甚于王振請帝建大隆福寺
費數十萬踰年始成帝尅期臨幸禮部郎中章綸大

盧忠假事生風
造為不經之談
以上變傷大倫
而構危難其罪
與亂臣等景泰
當時即應執寘
重典庶乎理得
心安乃一聞奸
人妄言即詔獄
窮治設浪瑤誣
服將置英宗何
地乎雖以商輅

經樂
清人

諫河東鹽運判官楊浩

濟南人

除官未行亦上章

言之帝乃止

秋七月殺內使王瑤

御用監阮浪侍上皇于南宮上皇賜浪鍍金繡袋及
鍍金刀各一浪以與瑤錦衣指揮盧忠見之醉瑤酒
而竊之上變言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圖復位帝
震怒下浪瑤詔獄窮治之忠筮于術者同寅
安邑人寅
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

微言解釋忠
下獄然僅坐
以他事外謫立
以何以懲凶惡
止仍殺瑤錮浪
其猜疑終不能
碎甚矣景泰之
憚位失德也

冀免商輅及中官王誠言于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
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並下忠獄坐以他罪
謫廣西立功錮浪于獄而瑤竟殊死

江淵以母喪起復

初侍讀學士倪謙

字克謙
錢塘人

遭喪淵薦謙為講官謙遂

奪哀至是御史周文言淵引謙正為今日地帝以事

既處分不問詔自今羣臣遭喪毋濫保

冬十月以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預機務

時閣中已有五人陳循最寵任高穀與循不相能以文彊悍欲引文自助乃請增閣員循舉其鄉人蕭維禎穀舉文文方巡視江淮以中官王誠助遂召入閣二品大臣入閣自文始文既居政府及與循比而不附穀人謂穀自生一敵云

遣諸將分鎮大同宣府

孫鏜石彪

亨從子

協守大同衛潁楊能協守宣府從于

謙請也謙又議上禦寇安邊十一事詔悉行之

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于謙辭總督軍務不許

帝知謙深凡所陳奏無不從而謙亦每事抒忠直陳
無隱由是人多忌之方敵初退都御史羅通劾謙上
功不實且言韓信起自行伍攘苴拔于寒微宜博搜
將士中如信苴者與議軍事若令腰玉珥貂皆苟全
性命保爵祿之人未足與議也意蓋詆謙與石亨輩
謙疏辨且乞罷請通指薦韓信穰苴其人者廷臣共

留謙又謂通志在滅賊無他帝兩解之及設團營

與石亨同事謙議論斷制亨不能贊一辭銜之亨貪

縱自恣謙每事裁抑亨不得逞益恨謙疏辭總兵官

不許謙上言祖宗朝本無總督邇因邊事孔棘命臣

兼領此一時之宜非經久之法即今敵情未定將任

宜專臣見石亨累奏辭職以臣為之軒輊也豈可以

臣之駑鈍使亨不得行其志乞解臣總督軍務俾亨

專任其事帝亦不允通與亨皆謙所薦舉顧前後辭

齷之而言者復捃撫不已諸御史屢以深文彈劾賴
帝力持之謙畧得盡其所施設然謙故性剛負才氣
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嘆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

視諸選奕大僚勲臣貴戚意頗輕之故憤怨者益衆

德勝之掇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內愧疏薦謙子
冕詔赴京師謙辭不允冕至謙言國家多事臣子不
得顧私恩且亨為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
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于公議亦不協臣于軍功
立杜傲倖決不敢以子濫功亨復大恚帝嘗賜謙第
謙辭每日留宿直廬器具蕭然素病疾疾作帝遣興
安舒良往視還奏謙服用過薄詔尚方製賜至醢菜
皆備帝又親幸萬壽山伐竹取漉賜之或言寵謙太

重典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即彼去令朝廷何處更覓此人于冕字景華

十二月額森使來廷臣請遣使報之不許

額森自弒托克托布哈後屢貢馬至是復遣使賀來年正旦尚書王直等請遣使答之詔兵部議于謙言

臣職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事非所聞帝從謙言遣使

議乃罷

既而洗馬劉定之言北遮遣使宜救羣臣公議不當但委兵部蓋和我皆所以待敵而兵

部必不以和為請猶巫醫皆所以治病而巫者必不以藥為言各護其所短而欲見其所長也詔下羣臣更議給事中路壁以遣使有五不可帝以壁議為是使卒不遣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

百 癸
四年春二月以黃珫為前軍都督府同知

勅珫馳驛至京召見便殿以珫有機謀勇畧命治前

府事賜第居京師

後太子卒珫
即仰藥死

三月鳳陽淮徐饑巡撫僉都御史王竑賑之

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殫相望竑不待報輒開倉賑
之山東河南饑民亦相率就食竑以徐州廣運倉有
餘積欲發以賑典守中官不可竑曰民旦夕且為盜
若不吾從脫有變吾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憚

竑名不得已從之竑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
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入粟贖帝從其議復命
侍郎鄒幹齎帑金馳赴聽竑便宜竑乃躬自巡行散
賑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其大小出米作粥以
食饑民又勸富民出米麥穀粟而以銀錢絹布叅之
分給被災之家全活二百一十餘萬賦牛種及招撫
復業者七萬九千餘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
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槨鬻子女者贖而歸之還籍者

予道里費民忘其饑頌聲大作

歌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

初竑

奏淮揚饑帝憂甚及得竑自劾疏喜曰好都御史不

然餓死我百姓矣于是尚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頌

竑功就進左副都御史

時濟寧亦饑帝命南京戶部尚書沈翼賡帑三萬往賑散

給僅五千金餘歸之京庫竑劾翼奉使無狀請以銀易米備賑從之

夏四月始令生員納粟入國子監

先是元年六月命生員納糧倒馬關者給冠帶至是命輸粟八百石于臨清東昌徐州賑濟者入監讀書

循資出身尋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洪武中監

生與荐舉人材參用故其時太學生最盛迨荐舉既廢進士日重而監生漸輕至是納粟例開開封教授黃鑾首言其不可戶部請俟倉庫稍實停之于是不久即止然其後或遇歲荒或遇遠警或大興工作率據前例行之而軍民子弟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或竟謂之例監而監生日益輕矣

秋八月額森自立為汗

額森以兵力迫脅諸部東踰烏梁海西及赤斤哈密等遂自立為汗以其次子為太師遣使致書稱大元

特克紳汗

舊作田盛可汗解云田盛猶言天聖也蓋當時未通音譯以其與天聖相近遂以為

解今改正
并訂之

末日添元元年詔廷臣議報書所稱或以

為但勅諭來使不必賜書

給事中
林聰

或以為宜仍稱太

師

安達侯
柳溥

或以為可稱衛拉特主

即中
章綸

而府部大臣

則僉言宜從北俗稱為汗帝從大臣議書稱衛拉特
汗賜之

冬十月以徐有貞為左僉都御史治沙灣決河

有貞即徐理以倡議南遷為太監興安金安所叱久

徐有貞傾險之
心術叵測前此
南遷倡議祇圖
自保身家因而

為人指日遷擢
久淹乃躁進滋
深遂論附闈臣
改名希用不獨
詭遇可羞其狡
詐尤為可恨鄙
夫患失無所不
至皆由利祿擢
不復知以禮義
自處誠無足責
獨是景泰既素
捨其為人何改
名以後竟為所
蒙罔而不知覺
且旋加柄用手

不得遷因諂事陳循以玉帶遺之且用星術言公帶
將玉矣無何循果加少保大喜會太子立因引為右
諭德尋復荐為國子監祭酒帝曰是議南遷者邪為
人傾邪將壞諸生心術他大臣亦屢荐程輒不用循
具以告程曰若第更名無為內家習知也程從之遂
改名有貞時河決沙灣已七年矣隨築隨決前後治
者皆無功廷臣共舉有貞乃擢僉都御史治之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諡
悼
狀

甲戌五年春正月命平江侯陳豫

以平賊功
進封侯

學士江淵撫

輯山東河南兩淮軍民

時山東河南兩淮大寒人畜多凍死巡撫都御史王

竑以為言故有是命

竑言頃冬春之交淮河冰抵海
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者

鬻妻子強者肆劫掠民困若此陛下端居九重大臣
身處廊廟何由見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太息流涕
者也陛下即位以來非不敬天畏民而天變民窮特
甚者恐聖德雖修而未至人倫雖正而未篤賢才用
而未收其效邪佞去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
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作停
而匠役未息法制頽而尚有更張賦稅免而或仍牽
制坐是和遂召災變臣願陛下修厥德以圖厥治

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思義戒逸樂絕異端廣仁
愛釋猜疑修德必致其誠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
賦稅節財用戒聚斂却貢獻罷工役圖治必盡其實
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帝褒納之因勅內外臣
工同加修省
陳弭災之道

二月減國子生額

監生二千餘人俱仰給官廩以戶部侍郎孟鑑言留
年深者千餘人餘放歸

命學士王文撫恤揚州及蘇常諸府

尚書儀銘

字子却高密人智之子

以江南北積雪互寒死亡載

道奏請賑恤帝得奏即馳勅江淵王竑賑淮北而命
文賑揚州及蘇常諸府先是正統以來蘇松常鎮四
府糧自兌運外每四石折白金一兩即金花銀民以
為便後戶部仍徵米輸淮徐凡一百餘萬石率三石
而致一石民多破家文以便宜停之又發廩賑饑民
三百六十餘萬

夏四月壬午朔日食

五月下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

字世京
永豐人

于錦衣衛獄

先是懷獻太子既卒綸與同僚朝語及沂王皆泣下
因與約疏請復儲會定州獲北諜言額森使偵京師
將以秋初大掠深入同聞之上疏抗論時政因及復
儲事曰父有天下固當傳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
知天命有在今皇儲未建國本猶虛臣竊以為上皇
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伏
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擇日具儀復還儲位實
祖宗無疆之休疏入帝不懌然猶下廷臣集議雖銜

同甚未發也越三日綸復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言
悖孝弟云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陛下退朝後朝謁兩
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
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上
皇傳位陛下是以天下讓也陛下奉為太上皇是天
下之至尊也願陛下於朔望或節日一幸南宮率羣
臣朝見以展友于之情極尊崇之道又請復汪后于
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于儲位定天下之大本

帝得疏遂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立
執綸繫詔獄未幾并及同逼引主使拷掠備至會大
風揚沙天地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

烏梁海三衛乞居大寧城不許

額森虐使三衛逼徙其部落于黃河穆納地

穆納山名注見

前

三衛不能堪其酋奇里瑪

舊作乞克蠻

格根特穆爾

舊作

草于帖木兒今並改後仿此

等亡歸請得近邊屯駐因乞居大寧

廢城于謙以為不可乃止

秋八月減兩京課鈔

時以鈔法不行令兩京市肆園場稅悉納鈔戶部按月征之商民以為病或閉戶不敢市場拔園蔬伐果木以避之給事中陳嘉猷餘姚人言兩京根本重地軍民尤宜加恤豈可當歲歉之時興擾民之政縱使鈔法通而民已不聊生矣詔蔬果等暫免納鈔

冬十月額森為阿拉所殺

額森恃強日益驕恣荒于酒色阿拉求為太師不許

且殺其二子阿拉怒遂率衆攻額森因數其三罪曰

漢兒血在汝身托克托布哈王血在汝身烏梁海血

亦在汝身天道好還今日汝當死額森無以應遂殺

之未幾韃靼部保喇舊作孛來今改後仿此復殺阿拉奪額森

母妻并其玉璽求托克托布哈子穆爾格爾舊作麻兒可兒

今改後仿此立之號小王子自是衛拉特遠衰額森弟及諸子往依

哈密部衆分散而保喇與其屬瑪拉噶舊作毛里孩今改後仿此等

皆雄視部中韃靼勢復熾額森本托歡太師子額森既亡數傳至博汗其世次

不可考博汗生子曰烏林台巴丹太師遂統部落是
為準噶爾之始 按博汗舊作孛汗烏林台巴丹舊

作烏林台巴

鞞今並改正

十二月貶都給事中林聰為國子監學正

聰遇事敢言為執政大臣所疾王文尤惡之會聰甥
陳和為教官欲得近地便養文嗾御史黃溥劾聰下
廷訊坐專擅選法當斬胡濙不肯署稱疾不朝者數
日帝遣興安問疾濙曰老臣本無疾前日議事驚悖
至今不寧耳安問何為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所

以悻也安入告高穀亦力言之聰遂得釋貶國子監
學正

乙亥六年春正月改工部尚書石璞字仲玉臨漳人為兵部以學

士江淵為工部尚書

淵在內閣好議論每為同官所抑意忽忽不樂會于
謙以病在告詔推一尚書協理部事眾佯推淵淵欣
然不辭屬商輅草奏陳循王文密示以石兵江工四
字淵在旁不知也比詔下淵大失望

二月雨水冰

彌旬不解

錄囚

時中外繫囚有至十餘年者帝以災變命法司審錄
之由是得減免者甚衆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韃靼遣使入貢

禮部言迤北未有君長請量減賞賜詔從舊給之以

慰其心

五月帝禱雨南郊

以兩畿及各省旱蝗也

予太監王誠等錦衣衛世職

六月以宋儒朱子九世孫挺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尋復以宋儒程頤後克仁周敦頤十二代孫冕俱為
世襲博士

秋七月徐有貞治沙灣決口成

有貞至張秋

鎮名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南運河所經與壽張陽穀二縣接界

上治河

三策一置水門

畧言水性可使通流不可使埋塞故漢武埋瓠子終弗成功漢明疏汴河

踰年著蹟古言治水者甚衆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今請依景法損益其間置閘門于水而實其底令高常水五尺小則拘之以濟運大則一開疏之使趨海則有通流之利無埋塞之患矣

一開

支河

畧言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勢大故恒衝決運河勢小

故恒乾淺必分黃河入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度黃河可分之地開河一道使水大不至泛溢為害小亦不至乾

淺以阻漕運

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

以漕渠淤淺滯運請急塞決口帝勅有貞如竑言有

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為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從其言有貞乃治渠起張秋

金堤

注見前

之首引而西南百里

經濮陽樂傅陵陂至壽張之沙河及東西

影塘白嶺灣李隼凡五十里由李隼而上至竹口蓮花池抵大豬潭又五十里

踰汜暨濮又

上而西北經澶淵以接河沁內倚古金堤以為固外恃梁山泊以為泄又置上下二閘以節宣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築九堰以障之堰各長萬丈崇三

十有六尺厚什之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凡五百五十餘日而工成賜其渠名廣濟由是河水不東衝沙灣而北出濟漕乃濬漕渠北至臨清南抵濟寧建閘于東昌者八水道以平先是有貞始興工有謂河決宜塞不宜疏者帝遣中使即問有貞出二壺而穿其一為五竅注水其中五竅者先涸中使還報乃決用其策及工將竣江淵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今

泄口已合決隄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乃止
蓋自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有貞治之而決口始塞阿
郵曹濮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山東河患少息
然亦會黃河南趨徐呂東流漸殺故有貞得奏厥功

云

有貞初築決口下木石則皆若無者有貞思數日
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吾有以制之矣乃鎔鐵
下之不移時而決口塞有貞事竣還帝厚勞之尋復
命巡視漕河明年秋山東大水河堤多壞惟有貞所
築如故有貞乃修舊堤決口自臨清至濟寧水
患悉平還朝帝召見獎勞有加進左副都御史

太白晝見

帝即位後太白常晝見至是御史倪敬

字汝敬無錫人

以災

異頻仍請罷齋僧輟遊宴止興作疏入帝不憚未幾

都御史蕭維禎考察其屬諭令去之遂黜敬為典史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

字安止吉水人

于闕下謫為驛丞

復杖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獄同死綸仍錮獄

先一年莊在南京疏言臣曩見上皇遣使冊封陛下

每遇節慶必命羣臣朝謁東廡今上皇在南宮願陛下

時時朝見或講論家法或商榷治道歲時令節命羣

臣皆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又言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儲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督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意疏

入不報及是莊以事至京詣東角門朝見帝憶前疏

大怒命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左右言事皆由鍾同倡

實罪魁帝乃封巨挺就獄中杖同及綸各百同竟死

綸死而復甦繫如故

是年刑科給事中徐正請聞言事亟召入乃言上皇臨御歲久

沂王嘗位儲副天下臣民仰戴不宜居于南宮宜遷置所封之地以絕人望別選親王子育之宮中帝驚

等恭茂視英宗并易其儲副徐正以奸人窺伺遂公然請出居

州其迎合揣摩
外為長君逐惡

景泰于康莊

等之建古既嚴

刑以運沒則高

平伐樹之說其

猜忌險刻幾不

留餘地何獨于

徐正而返加以

深譴蓋自兩宮

退去朝謁闕如

其勢無殊于禁

錮推景泰之心

以為近在闕廷

易于防制若

本就外藩則諸
主召存眾望未

愕大怒立叱出之命誦遠任已復得其淫穢事遂誦

戍鐵嶺衛又御史高平亦言城南多樹事巨測遂盡

伐之時盛暑上皇常倚樹憩息及樹伐得

其故大懼至天順復辟後正平皆伏誅

冬十一月以方瑛為平蠻將軍討湖廣叛苗

初庶人徽燦既廢其家人蒙能竄入苗中為亂事具前

詐作妖書糾生苗三萬餘攻龍里注見前新化明守禦所今為

長官司屬銅鼓明衛今為錦屏縣屬黎平府諸城官軍屢勦不能

克至是帝命瑛為平蠻將軍尚書石璞總督軍務率

京軍討之時諸苗酋多與能相應合眾攻平溪衛明置

絕不能無意外
之虞深疑正以

說辭作說故

一聞言即不勝驚

愕且懼之以起也

論者每以正之論

氏未可減景

恭貪位忘君之

罪又或謂其籍

此其掩惡沾名

不知景泰自襲

位已後久已倒

行逆施本末顧

惜人言安得天

良忽抑必統觀

今為玉屏縣
屬思州府

都指揮鄭泰以火創擊能能被創走泰

追斬之

事在明年四月

餘賊流劫武岡分陷藕塘諸寨勢尚

熾已而瑛進駐沅州分三道一自清浪

明衛今為清溪縣屬思州

府

一自平溪一自鎮遠會于賊境破鬼板等一百六

十餘寨

在明年十二月

蒙能餘黨以次平

丙子

七年春二月皇后杭氏崩

諡肅孝

三月天鼓鳴

夏四月彗星見

前以誅其心
始無遺傳耳

彗東北見于胃其光芒或長數尺或長丈餘自是月
至于六月凡兩月餘及十二月又復見于畢宿

五月勅內外羣臣修省

以星變也

六月葬肅孝皇后

河決開封

秋七月雨畿山東河南大水

自夏至秋大雨不止諸水並溢高地丈餘

以工匠蒯祥陸祥為工部侍郎

蒯祥以木工陸祥以石工俱累擢太僕寺少卿至侍郎仍督工匠時稱為匠官

八月浙江江西湖廣旱

九月賜大學士王文陳循子俱明年會試

大臣子弟果文學優格固不妨以科目進身而既與選場得失惟常靜聽者其才本不堪錄取

自設科以來輔臣子弟少登第者是秋文子倫循子瑛應順天鄉試被黜文循搆考官劉儼黃諫欲殺之臺省譁然高穀言于帝曰大臣子與塞士競進已不

則見斤更爲至
公允當安命而

守分乃王文陳

循以其子被然

加出考官搆成

其罪雖台垣滿

議同例廷言概

不知怕必待命

官覆閱令其子

得與會試而後

快心且景泰雖薄

其人而不能不

徇其請紀綱既

已蕩然而二人

之任私意而致
朝章志橫實甚

可况又不安于命欲殺考官可乎帝命翰林院禮部

覆閱貢生卷

有優于倫球者有相等者亦有不及者

兔循二人意命其

子一體會試而心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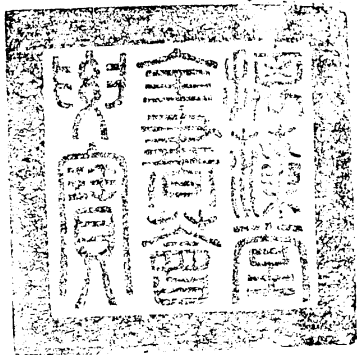
冬十一月蠲天下景泰以前逋賦

十二月帝有疾

罷明年元會

以凶險濟其貪
鄙其惡宜特聖
斷之賤丈夫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四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錄監生臣戴元燾